

2021看见·给心灵一抹阳光

音乐响起,灯光聚焦。站在舞台上,时间仿佛静止,程琳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接过金色奖杯,享受那热烈的掌声,这位来自西部战区空军某指挥所的通信连女排长,恍惚中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——第一次代表团队参加上级组织的法规竞赛,她便为集体争得了荣光。昔日保送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的她,是同学眼中的“学霸”。但到了一线部队,她只能从零起步,从头学起。

那晚,程琳在电话里跟母亲诉苦。母亲的一番话让她的内心透亮了:“如果没有努力,天赋一无是处。”这个家乡在海边的女孩,如今守在遥远的西北大漠。每次做梦,她的梦里总是会出现“滔滔白浪”。沙海和大海,同样一望无际,但在程琳心里,它们代表不同的方位。来到连队仅逾已近2年,程琳经历了数不清的“第一次”。她发现,正是这沙粒般数不清的“第一次”,淬炼着她军人的模样,串联成她的军旅成长之路。

——编者



沙海。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

西北夏天,干燥炎热。从中原转战而来,等待着那声“让导弹飞”的号令,火箭军某旅二级军士长岳东波和身边战友,内心除了紧张,更充满思念。

戈壁的外面,还是戈壁。山的尽头,还是山。品尝了这里的四季,他们终于知道什么是远方。

这片土地曾书写共和国导弹事业的辉煌历史。端午节,连队组织官兵重温前辈留下的家书。战友们发现,能牵系“远方幸福”和“眼前发射架”的,何止是头顶的月光,还有沉默蛰伏的导弹。

书信,曾是一个时代的诉说方式。今天,当官兵再次选择用这样隽永的方式交流,一个个硬朗“铁汉”,仿佛都打开了话匣,一如大漠升腾起的红日,真挚暖人。

“儿子,爸在这里一切都挺好,千万别分心……”岳东波拿起笔端,凝视良久,纸上却只有泪痕。

老岳是个热心肠,大伙都知道“有困难,找老岳”。既解技术难题,又解思想困惑。他那句“没问题,我帮你办了”,是连队里经常听到的一句话。这次轮到自己,他却犯了难:儿子中考在即,成绩不太理想。

从小在海边长大的程琳,军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来到西北大漠——

从大海奔向“沙海”

■本报特约记者 胡晓宇 通讯员 徐博文

“我愿做一株扎根在大漠的紫薇”

半梦半醒间,飞机已穿越千山万水。从黄海以北飞抵西北偏西,这是一条贯穿中国版图的航线。

透过舷窗,俯瞰大地,程琳的视野里迎来一片荒凉,心情不禁有些沉重。一切,并不像毕业分配时想象的那样轻松。

这位“90后”出生在山东海阳——一座气候宜人的海滨小城。此刻,机翼下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,素称“死亡之海”,干旱缺水,全年有三分之一是风沙天……

“向前看,好好干!”奔赴西北的前夜,母亲打电话给程琳,话语里既有心疼,更有鼓励。

求学路上,程琳一直被幸运包围:高中毕业,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理工大学;大学毕业,她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,被保送到国防科技大学读研……如今,俯瞰机翼下的这片荒凉,这位曾经的“学霸”不禁有些心虚。

直到抵达连队,程琳满心的忐忑才稍有缓解。

听说新来的女排长到了,官兵们热情地迎上来。有的帮她提行李,有的为她引路,有的向她介绍连队。走进宿舍,她突然感到一种家的温暖……

“大漠孤烟直,长河落日圆。”来之前,程琳无数次想象过这壮美景象。当双脚踏进连队,她意识到,接下来的日子绝不是简单的“诗和远方”。关于塔克拉玛干的所有搜索数据,她会将青春时光一项项测试。

她分配到的通信连,是男女兵混合连队,担负着驻地军营有线通信保障。工作重复琐碎,但责任重大。与战友同吃同住同训练同劳动同娱乐,成为她的全部生活。

程琳至今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跑3公里的情景。骄阳炙烤着大地,她强忍着风沙吸进肺部的不适,咬牙向前奔跑。冲刺到终点,滑落脸颊的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。

第一次和战士谈心,新兵跟她哭诉想家,她不知如何劝慰,反而感同身受,陪着新兵一起流泪……

求学之路顺风顺水,怎么到了连队施展不开拳脚?这个感性中夹带着叛逆的女生,一时不知所措。

连长张文俊看在眼里,跟她聊起亲身经历。此时,程琳才知道,连长和她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——地方大学毕业后入伍,然后分配到西大漠边关,有过痛苦迷茫,但最终选择坚强面对,一步步成长起来。

榜样在程琳心中立起。她全身心投入连队,不懂就问连长、指导员和老兵请教。第一次在军营过年,她和战友们一起坚守值班岗位,和战士们一起贴窗花、包饺子,欢声笑语响彻连队。

部队刚搬到新营区,连队组织官兵绿化环境。程琳和大家一起翻沙地、捡石头、栽树苗。

程琳喜欢紫薇,全连官兵特意在宿舍楼前种了一排紫薇。夕阳西下,霞光似火,大家不约而同在紫薇树前留影,笑靥如花绽放……

程琳喜欢紫薇。她的家乡山东海阳隶属于烟台,烟台市花就是紫薇。离家数千里,她看到紫薇树就想到家,想家时就看看紫薇树。“我愿做一株扎根在大漠的紫薇。”她说。



图①:程琳(后排左一)和女兵排战友在一起;图②:程琳的阳光笑容;图③:端午节,程琳在微信朋友圈晒晚餐;图④:在程琳眼中,战友们坚守的背影是最美的;图⑤:6月20日,女兵们和在家中休假的程琳视频通话。王睿、张瑞雪摄

“每一颗眼泪都是一道光,最昏暗的地方也变得明亮”

程琳到连队半年后,团队组织战地晚会。她被指定参加男女声朗诵节目,讲述部队红色历史。一想到要站在聚光灯下饱含深情地朗诵,紧张情绪霎时传遍程琳全身。

她坐在窗前,一抬头,瞥见了那棵自己亲手种下的紫薇树。看到紫薇喜人的长势,程琳不禁有些感动:没想到在老家枝繁叶茂的紫薇,竟也能在大漠热烈生长。

“莫非我要输给紫薇?”程琳不再紧张。她一头扎进部队的历史中,很快便被团队的辉煌历程、先辈的拼搏精神深深吸引——

“50多年前,驻疆空军某指挥所派出18名勇士上山拓荒,在生命禁区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人工气象导航站——红其拉甫气象导航站……”读到这段文字,程琳感到,有种力量穿越时空在心中激荡。

口号。此时,程琳真切感受到蕴含在岗位里的使命、责任和荣光。

她开始全身心学业、抓管理、练素质。执行演习演练保障任务,她守在机房和战勤人员一起战斗,一条命令指令通过他们架通的通信线路传向战场;女兵有了思想问题,她像连长和指导员一样耐心贴近关怀、耐心疏导;遇有业务比武考核,她和战友们一起复习攻关……

2020年,对程琳来说,是一片成长与失意交织翻卷的海。

因为距离遥远,山水阻隔,她和相恋多年的男朋友分手了。她坚强地适应着戍边生活,也消化着泪水和痛苦。

大漠夜晚,时常朔风四起、气温骤降,因为有了战友们的陪伴,那些寒夜变得温暖而柔情。

转眼到了年底,程琳在一个风雪夜做了一个梦:她坐在姥姥身边,给老人家剥核桃吃。最爱她的姥姥摸着她的头,问她在部队快不快乐、工作咋样。

她惊醒了,一看表,凌晨4时30分。她再也睡不着,一周前通话时母亲就说卧床多年的姥姥身体情况不好。

终于熬到天亮,程琳赶忙拨通母亲的电话。母亲流着泪告诉她:“姥姥去世了。以后只能在梦里见姥姥了……”程琳心如刀绞,泣不成声。那天,适逢部队年终通信业务考核,她担任监考。她努力平复心情,眼泪却怎么也忍不住……

“每一颗眼泪都是一道光,最昏暗的地方也变得明亮。”去年底,程琳因工作成绩突出获颁通令嘉奖。

凝视着营房前傲立风雪的紫薇,她努力汲取着骨子里的坚强,更加坚定了戍边的选择与梦想。

“只有荒凉的沙漠,没有荒凉的人生”

海边长大的孩子,从小对赶海情有独钟。

漠风没有海风潮湿,沙海却有大海一般的辽阔壮美。有时,狂风袭来,黄沙漫卷,程琳会想起海风的腥香,想起跟父母赶海时的喜悦。

话语专业进步明显,新兵的单放时间比往年提前数月,女兵排内务水平名列前茅……大漠岁月,程琳一路努力、一路成长,不时会向家人报喜,宛如赶海路上的欢欣收获。她慢慢实现着军校学员向部队军官的转变,工作越来越得心应手,表扬和赞许纷至沓来。

一天,连队维吾尔族女兵夜比姑,红着脸递给她一张纸条。

程琳展开纸条,一行字迹映入眼帘:“排长,昨天晚上开饭之前,你在大厅,我在值班室,你看着我笑的时候,我觉得你特别可爱。希望你每天开开心心。”

那一刻,她的心头漫过大漠阳光般的暖意,觉得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各民族姐妹心贴得更近了,和边关军营贴得更近了。

光阴如水般流淌。刚到边关时,少了仪器、没了数据,再不用修改论文,让她感到种种不适应。如今她发现,来到这里的每一天都是磨砺,都让她青春火热绽放——

通信营组建士兵考学集训队,程琳担任教员。她发挥自身优势,对比往年复习要点,梳理总结知识体系,为

备考士兵授课辅导。最终,报考士官学校的战友全部被军校录取。

团队配发新型通信装备,上级业务部门组织操作集训,程琳主动请缨参加。她与技术人员和战勤骨干一道探索、携手攻关,摸透了装备“脾性”。

团队选拔人员参加上级组织的条令法规知识竞赛,她作为种子选手参加,与队友反复演练,在竞赛场上过关斩将,为团队捧回了第二名的奖杯……

“只有荒凉的沙漠,没有荒凉的人生。”程琳看到过一幅立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的标语,感觉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。正值青春,学无止境,她生怕辜负了金色年华。

去年金秋,机关业务部门多项任务推进,她被抽调参加。第一次接触新的业务,她感觉无从下手。

心急如焚时,她想到通信营营长周波是经验丰富的老机关,便拨通电话求救。正带部队在高原执行任务的营长,耐心细致地给她传经验、教方法、理思路。

营长的一句话,让程琳温暖而感动:“我有两个女儿,你也是别人的女儿。站在父亲的角度,我希望你开开心心,天天进步。”

塔克拉玛干沙漠,维吾尔语意为“进去出不来”,程琳却渐渐感受到“死亡之海”其实也是“希望之海”。

不久前,程琳从女兵排调整到通信营修理所任助理工程师。

从大海到“沙海”,戍边两年,程琳心中的信念越来越坚定:去吧,去乘风破浪,人生最美丽的风景,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。

版式设计:梁晨

家书跟着导弹飞

■本期观察 王妍洁 周业杰

相隔千里,岳东波能做的就是绕着发射车一圈又一圈地转。或许这时候,真正能懂他的也就这朝夕相处的“战友”。

除了老岳,连队里和导弹关系最亲的就是连长刘鹏飞了。戈壁滩的夜晚格外孤寂,那盏最后熄灭的灯光,必定来自刘连长的营帐。

厚厚的专业书籍,占据了本该属于这个年纪的柔情浪漫。结婚2年多,刘鹏飞和爱人在一起的时间太少太少。妻子是小学老师,早起赶上班,晚归收作业,很多次向他抱怨:“一个人坚持不下去了!”

“老婆,对不起,今年家里的枇杷没能亲手摘给你吃,回去一定加倍补偿,以后的枇杷我都包了,我接受监督。”叠好信封,刘鹏飞深深地吻了下去……

这片戈壁荒滩,见证着年轻官兵们一段段感情,目睹了一次次成长。

新兵王肇成在家书中写道:“我已经是一名导弹兵,不会一个人在被窝里哭了,爸妈你们放心!”

当月洒落大地,多才多艺的他总爱躲在僻静的角落,用战靴在地上写字、作画,写出心中的喜悦,画出兵之初的感伤。班长告诉王肇成,这叫作“沙信”。他相信有星月的见证,这里的点滴都能被送到故乡。

在盼望着让导弹飞的这段日子里,最受煎熬的还是恋人。

“我能分清外线电话旁绿萝上的每片叶子。”中士杜鹏程与妻子的这番倾诉,温暖了电话的两头。杜鹏程有一本纪念册,里面贴满了两地往返火车票,一有空他就会翻看,抚摸那些曾经的旅程。

“导弹是我的选择,我是你的选择,我定不负导弹不负卿!”杜鹏程的家书是坚定的:“我嫁给了你,就和你一起爱上了导弹!”妻子的回信是热烈的。

家书跟着导弹飞。弹道有痕,见证着一群年轻人的家国情。

图①:写信;图②:读信。耿蔚鸿摄